

第三十一章 攔街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往日向來隻有抱月樓威脅人，哪裏有人敢威脅抱月樓？

那位麗人姓石名清兒，正是袁夢一手培養出來的得力助手，本以為今夜隻是來了幾個查案的小官差而已，隻是下屬稟報這位陳公子氣度不凡，武道高深，想來是位棘手人物，這才準備強勢之下，與對方妥協之所以會選擇妥協，是因為從九月開始，大老板便一直要求抱月樓安份一些。但她沒想到對方不肯選擇和平，還**裸地威脅了過來！

石清兒氣的不善，盯著範閑一字一句說道：“你會後悔今天晚上做的事情。”

“不要威脅我，趕緊拿契約來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被你們整的沒心情了，準備回家。”

看著範閑那溫柔無比的笑容，史闡立心底暗歎了一聲，知道門師很不高興，後果相當嚴重，再過幾天，這家抱月樓估計就要關門。石清兒氣結，眸中厲聲一閃即逝，吩咐屬下去辦事，不過片刻功夫，一張薄薄的紙便擱在了眾人之間的桌上。

“現銀交易，你有一萬兩銀票，我就將人給你。”石清兒盯著範閑的雙眼，“慶律裏確實有贖良的條款，但是...我也不可能把桑姑娘擺在樓子裏等你來買，如果這時候你掏不出現銀來，說不定呆會兒就有旁的買家將她買走了。”

範閑麵色不變，心裏卻恥笑了一聲，還有誰會花一萬兩銀子買人？如果自己真的不出手買人，那呆會兒就會出現的買家。隻會是你抱月樓自己。

史闡立已經取過筆墨，寫了份契結書，與那份桑文的人身文書放在了一起，就等著範閑拿銀票出來。他對於門師地財政能力向來是很信任，而且畢竟是位讀書人，總以為銀子這種東西對於大富之家來說不算什麼。

石清兒也盯著範閑，她這一世也不知見過了多少富人，但即便是江南的鹽商與皇商們，也沒有揣一萬兩銀票在袖子裏的習慣，除非他們是準備在宴席上送哪位高官厚禮，所以對於眼前這位年輕人能拿出一萬兩銀票的事情，她本就不相信。

看似很久，其實隻是過了一會兒。範閑沒有什麼動作。史闡立微感慌亂與意外，石清兒地唇角卻是浮現出一絲果然如此的驕傲笑容。

範閑看著這清麗女子的微傲自矜神情，忽然覺得很爽。笑了笑，對一直安靜站在身邊的鄧子越勾了勾手指。

鄧子越俯身道：“陳公子，有什麼吩咐？”

範閑低聲笑罵了句什麼，才說道：“裝什麼傻？我身上可沒裝那麼多銀子，這是向你借錢來著。”

鄧子越麵色一窘。雖然不清楚提司大人為什麼如此忖定自己懷裏揣著上萬兩銀票，還是趕緊伸手入懷，摸索了半天。摸出了一個與褻衣緊緊係在一處的荷包，荷包樸素，裏麵微鼓。

房內眾人麵麵相覷，看著鄧子越從這個普通的荷包裏，像掏心挖肺般地掏了一疊子銀票出來！

鄧子越將銀票擱在桌上，心疼地數了又數，拿了十張，遞給了石清兒。

...

石清兒的臉再也掛不住了，手裏拿著整整一萬兩銀票。無比驚愕地張著嘴，內心深處早已震驚的說不出話來！在她的中心，這位年輕的公子哥兒或許是富家子弟，但是連他地隨從身上居然都放著一萬兩銀子！

她捏著銀票，看著範閑平靜的臉，心中震驚想著，這到底是哪路的神仙？

範閑沒有理會對方地眼光，輕輕摸了摸自己身後一直昏睡著的妍兒姑娘，手指頭在她的頸部輕輕滑弄了幾下，看似調戲一般，妍兒卻悠悠醒了過來，伸手掩唇，打了個哈欠，看來這一覺睡的不錯。

“走吧。”

他溫和說道，率先起了身，往院外走去。身後鄧子越扶起了那位渾身濕透、生死未知的偷襲者，而史闡立也扶著那位心神受了太多刺激地桑文姑娘，隨著他走了出去。

不一時，這一行來路不明的人物，便沿著瘦河畔的點點桔燈，消失在了抱月樓中。

石清兒手指用力，將那十張銀票捏地發皺，卻終是舍不得這一大筆銀錢，小心地收入懷中，望著那行人的背影恨聲說道：“給我盯緊了！”

抱月樓一共有兩位神秘的老板，而這位石清兒則屬於二老板那個派系的，下手極為狠辣。這時候研兒才皺著眉頭走上前來，此時她的腦中有些昏暈，看著房中這情景，自然知道自己不是睡了一覺這般簡單，看來那位有著可親笑容的年輕陳公子，果然是一位厲害人物。

石清兒反手一掌便往她的臉上扇了過去！

誰也沒有料到，研兒冷冷地躲開了，望著石清兒說道：“姐姐為何要打我？”

石清兒咬牙道：“你個沒用的小蹄子！讓你來套話，結果睡了大半夜！”

研兒的目光在場中掃了一遍，便猜到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冷笑道：“我是沒用，但姐姐如果真地能幹，怎麼會讓這些人還把桑姐姐帶走了？這事兒您可要向袁大家交待。”

“哼。”石清兒盯著妍兒那張濃豔的麵容，輕蔑說道：“不要以為大老板喜歡你，你就敢在我麵前放肆，抱月樓開門做生意，當然不能在這裏與客人起衝突，事後自然有解決的辦法。”

這兩位姑娘看來都是抱月樓的當紅人物，所以說起話來也是暗含風雷，彼此不相讓，下屬們趕緊退了出去，生怕遭了池魚之災。

稍停片刻後，妍兒輕笑說道：“不要忘了。大老板讓你們這些月安份些，少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情。”

“傷天害理？”石清兒冷笑道：“在這京都裏，我們就是天理。”

妍兒眉梢一挑，假意疑惑道：“噢？今兒來的。估摸著可是十三衙門裏的厲害人物。”

“狗屁地十三衙門。”石清兒眉宇間殺機隱動，“全京都能毫不心疼地拿出一萬兩銀票來的人物，沒有幾個，把刑部的青石板子全掀翻了，把那些燒火棍都擰折了；都揪不到幾星銀花花兒...我看那人，指不定是哪位王侯家的世子爺。”

妍兒微微一怔，似乎沒有想到那位陳公子有如此身份地位，再回思前先前那位公子地“手段”，一時間竟有些恍惚。

石清兒看著她眉間現出的媚態。啐了一口，罵道：“小騷蹄子別濫**情，當心大老板不高興。”

妍兒聽著這話也不害怕。冷笑應道：“姐姐先前安排我來陪客人，難道就不怕大老板不高興？”

石清兒冷笑說道：“你陪的那位陳公子馬上就要變成死人，有什麼幹係？”

聽著這話，妍兒一驚之後，眉尖蹙了起來。幽幽說道：“又要殺人？”

“敢落我抱月樓的麵子，當然沒有他好過的日子。”石清兒眉宇間全是一股子冷漠的自矜之色，“就算顧及他身份。暫時不殺他，至少也要把那個姓桑的婊子殺了，也怪他們運氣不好，今天二老板的那幫小兄弟都在樓中玩耍。”

妍兒一聽之後，便判定了“陳公子”一行人的死刑，她雖然不知道二老板的身份，但卻知道二老板地那些小兄弟們，在整個京都的飛揚跋扈，膽大包天。就算那位陳公子是哪位王侯家的貴戚，能苟活過此夜，但他身邊那些人隻怕是死定了。

她不由歎口氣道：“總這般肆意妄為，哪天朝廷真地查下來，我們這些人，隻怕都沒個活路。”

石清兒譏屑地看了她一眼，似乎在諷刺她的膽小，說道：“有院裏正當紅的大人做靠山，有宮裏的人說話，咱們抱月樓用得著怕誰去？”

出了抱月樓，桑文滿臉淚痕地對範閑行了大禮，範閑最見不得這種場景，溫言安慰了兩句，趕緊上了馬車，一行

兩輛馬車沿著抱月樓前那條大街往光明處走去。

馬車沒走幾步，就在一條長街之上停了下來，範閑掀開馬車門簾往前看去，毫不意外地看見一群正執著火把，將長街前後全數堵住了的人。

這些人年紀並不大，隻有十四五歲，還是些少年，蒼白地臉色宣示著這些人不健康的生活習慣，身下的高頭大馬代表著他們地身份，還有更遠處一些護主的家丁伴當，毫不在意地看著攔街一幕，似乎已經習慣了自己的主子們在京都的大街上行凶。

“車上的人給小爺我滾下來！”領頭的一位少年滿臉猙獰，瞳子裏閃著興奮的神色，似乎想到今天又可以殺幾個人來玩玩，真是很快活的事情。

“抱月樓的反應很直接啊。”馬車裏地範閑讚賞了一聲，轉身問道：“子越，這些小家夥是什麼來路？”

鄧子越的麵色有些凝重：“這是京都最出名的遊俠兒，非為作歹，無惡不作，但他們都是國公王侯們的後代，所以一向沒有什麼人敢管他們。”

“看來抱月樓不僅與弘成有關係，與這些國公們關係也不淺。”範閑搖搖頭，看著街道兩側掠過的黑影，知道潛伏在暗處的啟年小組已經動了，忍不住又搖了搖頭。

慶國以武力得天下，當初隨著太祖打天下的將領們後來雖然解甲歸田，安居京都，但畢竟功勞在這裏，所以王公之爵封了不少，而後幾任的陛下也都看在當初的麵子上，對這些王公之家頗有眷顧，隻是卻容不得這些元老們在朝廷裏伸手太長，對於他們的子弟多有警惕，在科舉與仕途之上暗中做了不少手腳。

於是乎，這些國公之府，到了第三四代的王公子弟，除了極少數極有才能的，剩下的隻是些虛秩，而這些人往往正是十幾歲的年紀，家世富貴，朝廷另眼看待，自然而然地貪圖於世俗享受之中，別無它事可做，年輕熱血，便走馬牽狗於庭，欺男霸女於市，說不出的囂張無聊，往往一言不合便會拔刀相向，出手極其狠辣，毫不顧忌後路。

這些少年自以為己等頗有任俠之風，又養了一批京都裏的小混混兒作打手，便將自己喚作“遊俠兒”，實際上在範閑看來，這不過是一群渣滓紈袴罷了，也不知道禍害了多少婦人，手中絕了多少性命。

雖然範閑比這些京都出名的凶悍少年大不了幾歲，但心性卻是比他們要成熟不少，一看見長街之上這種陣勢，便眯起了眼睛，縮回了馬車裏，再不肯露麵，隻把事情交給下屬去打理。

國公之脈，雖然沒有什麼實力了，但是那些七拐八彎的親戚關係實在複雜，就連範府與柳國公府上都還有親戚關係，這怎麼扯脫的開？範閑心想能不用自己動手，那是最好的選擇。

“給我把那輛馬車給砸了！”

領頭的權貴少年興奮地大喊著，催馬上前，在他的身後，一大幫子少年怪叫著向範閑所在的馬車衝了過來，手裏提著京都常見的直刀，不停揮舞著，就像是一群嗅到了血腥味的小鯊魚一般亢奮。

桑文怯生生地看了一眼，然後趕緊縮回頭來，攥著自己的衣裙下擺，身子有些顫抖，卻咬著牙沒有發出驚呼。

範閑看了她一眼，沒有說什麼，將車簾拉開了一道小縫，看著那些騎馬衝來的凶惡少年，心想這京都的治安果然是越來越差了，不過京都府尹是二皇子的人，加上這些少年們的敏感身份，確實是沒有人敢管。隻是看著那些少年眼中蘊著的興奮神情，他依然像吃了顆蒼蠅一般惡心。

因為這些年輕甚至有些稚嫩的眼眸裏，在興奮之中，更深處呈現出一種對生命的淡漠，對下賤者的蔑視，對血腥味的變態喜愛。範閑是一個自幼接觸死亡的人，對於剝奪他人的生命也不會覺得很恐怖，甚至會很平靜。

但他向來很小心地讓自己不會陶醉在殺人的過程之中，相反，他是一個很珍惜生命，很慶幸餘生的人。

而且，他自認今夜隻是想公款休閒來著。結果堂堂監察院提司，居然淪落到了要和一幫紈袴小混混兒當街鬥毆，實在是很跌份。

所以，範閑很不高興。

